

跋

陳浩星

澳門藝術博物館中國書畫館館長

“海國波瀾——清代宮廷西洋傳教士畫師繪畫流派精品展”是澳門藝術博物館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合作的首項專題畫展。

對比前兩個綜合文物展覽，今次畫展顯得純粹。除少數器物、傢俱見諸原畫，藉以見證畫師高超的造型能力，展出68套計156幀繪畫，實際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載體。就畫論畫，人們祇不過一睹帶歐洲趣味的中西合璧之作；而從另一層次審視，則可拓闊視野，可見畫外情事。

以歷史角度看，自明中後期至鴉片戰爭前，澳門是天主教傳教士踏足中國大陸的重要渠道和傳教中心，不少改變世界宗教思想格局的大事在這裡滋長發生；以文化角度看，因歐洲人傳教引入西方科技，讓國人見識異國文明，為日後師夷之長帶來第一道光線；以藝術角度看，16-17世紀，澳門是中西美術交流的跳板，歷史賦予澳門特殊地位——對比政治與經濟，文化和藝術似乎是餘事，但往後看，這“餘事”又顯得矚目，甚至比政、經先行。

比較多種文獻，讓人得出一個印象，當日清帝容許西洋教士在華傳教，是基於他們在宮廷之忠誠服務。這些洋人不祇是畫家，按今天標準看，幾乎是兼任攝影師。在其筆下，由萬樹園賜宴到圍場狩獵、馬術表演，無不栩栩如生，顯露盛世氣象。此中莊嚴，讓百年後的觀眾在畫幅前目睹皇家威儀，仍為之屏息，暗歎

其時國力之強盛，是西洋傳教士畫師以彩筆繫住了帝國最後一抹斜陽。

西洋傳教士畫師為達傳教目的，殫思竭慮，鞠躬盡瘁，遵循皇帝旨意工作，不敢有違。在當時環境，華夏天子具有絕對權威，外國傳教士祇能臣服。

王致誠在乾隆八年（1743）致函友人曾細緻描述清高宗——

這位中國皇帝自以為是世界上唯一的君主，他至高無上，因而對一切無動於衷。他以為一個人，尤其一個外國人能夠為他服務，一定會受寵若驚了。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能夠在皇帝身邊，經常見到他，和他談話，是最高的獎賞和最大的幸福。他們為了得到這種恩賜，會不惜任何代價。您瞧，我每天都能見到皇上，該是多大的賞賜……我一天接一天地作畫，連星期天和節日都幾乎沒有時間祈禱上帝，幾乎沒有為上帝畫些甚麼，還有許多我無法向您說明白的困窘。要不是相信我的畫筆對我們教會有用，能夠使皇帝對我們傳教士們施恩，如果看不到我委曲求全努力工作的前景，我真會馬上回歐洲去。那前景是唯一能把我和其他為皇帝服務的歐洲人留在此地的原因。

西洋傳教士直抒胸臆，令讀者得悉宮廷軼

聞，如此描寫“皇上”，自然不可能見諸本國士人筆記，其珍貴也在此。

種種事實表明，清帝與西洋傳教士畫師各有盤算。西洋傳教士殷勤服務，以滿足天子娛樂或記錄所需，創作受皇帝口味左右，締造新風格屬無心插柳，客觀事實是傳教士畫師成為中西美術交流先鋒，其流派製作是中國美術史組成部份，不可或缺。這是歷史巧遇的結果。

澳門舉辦“海國波瀾”特展深具意義。

由21世紀之初上溯280多個寒暑，郎世寧遠涉重洋，由歐洲來到陌生國度，駐足香山澳，稍事休整，一路風塵，經廣州前赴北京，由馬國賢引薦供職宮廷，得以侍奉三朝皇帝，終老異鄉。人所共知，郎世寧是繪畫巨擘，幾乎忘記他本是傳教士，為宣揚天主福音而來。

閱兩個半世紀，郎世寧及其流派繪畫跨越歷史的門檻，由他的精靈護送，從昔日重門深鎖的禁宮翩然來到澳門——西洋傳教士畫師最初在中國的起點。我們相信，郎世寧及其同道的心血結晶曾經澳門走向海外，得到普世贊頌，讓義大利、法蘭西、波希米亞人的後代回味其祖先傑作，並銘記這段中西美術交流的前期歷史。

這是人類共同擁有的藝術財富，它記載了兩種文明的相遇與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總署及澳門藝術博物館承蒙北京故宮博物院全力支持，與澳門基金會、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攜手合作，並得到澳門日報鼎助，澳門電訊贊助，使展覽得以成功舉行，謹致謝意。

“海國波瀾”是一個文化盛宴，我們樂意與世人共享。



《弘曆一是二圖》軸 絹本設色 76.5cm x 147.2cm 佚名作

►《自在驕圖》軸 絹本設色 228.5cm x 275cm 郎世寧作



►《獅子玉圖》軸 絹本設色 228.5cm x 275cm 郎世寧作



《錦雲騮圖》軸 絹本設色 228.5cm x 27.5cm 艾啟蒙作



《寶古騮圖》軸 絹本設色 228.5cm x 27.5cm 艾啟蒙作



〈弘曆弋飛圖〉軸 絹本設色 258.3cm x 172cm 佚名作



〈弘曆撫琴圖〉軸 紙本設色 294cm x 159cm 郎世寧與張宗蒼合作



〈歲朝圖〉軸 紙本設色 195.8cm x 75.4cm 弘曆作





〈郊原牧馬圖〉卷 絹本設色 51.2cm x 166cm 郎世寧作



〈乾隆妃古裝像〉軸 絹本設色 100.2cm x 96cm 郎世寧與金廷標合作



〈仕女簪花圖〉軸 絹本設色 222.7cm x 130.7cm 金廷標作